

暗夜



285.7/4403/5:1

創造社叢書

第三十種

暗 夜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一

一陣低微的，悲哽的，嗟怨的泣聲，從一間東倒西歪的茅屋中漏出，混亂着一陣秋風打着殘葉的沙響，在天色灰白的低空中旋回蕩漾，把四圍的已覺淒然的景色，格外烘托得十分的悲涼，十分的淒苦！

大概是這一椽茅屋的骨幹太枯瘦了的關係吧，盛夏的狂風暴雨，已經將牠的背脊摧折了好些地方。東一塊西一塊的破裂了的大洞和小洞，就有秋風秋雨和秋陽的溫和的撫吻，已難將那破爛了的傷痕恢

復了！屋前是一塊亂石鋪成的空坪，折向左邊是一條曲達陳鎮的小徑。一條曲曲折折的小河，橫劃在離這茅屋有三四里遠的地方。踏出茅簷，可以遠眺一張張秋帆的遠影。在乳色的秋空中若隱若現的，不慌不忙的浮移和擺動，茅屋的右後方有一個大的肥料池，靠近的草棚下又還有一個小糞坑，秋陽的熱光雖不如炎夏時的酷烈，然而，那一股股被蒸騰起來的，時時刻刻都在屋前屋後繚繞着的，相銕相合的肥水的奇味和尿尿的怪臭，已經令人夠受了！

殘秋的山，殘秋的水，殘秋的草木，殘秋的田野，殘秋的……殘秋的一切，都似披上了一層蕭瑟的灰敗的輕紗，擺起了一幅蒼白的，憂鬱的，淒慘的，枯老的面孔。

茅屋中悲泣的聲音忽的中斷了！然而繼續傳出來的却是相對的怨語和大聲的長嘆。

——我看怎麼辦！我看！……我看！……噁，只有這麼多點稻米，就是留着自己吃也不夠幾個月

呀！那裏有來還租米！那裏有！那裏有！俺，我看，
••我看怎麼辦啊！•••

坐在茅屋中破棹旁的老羅伯，揩乾了枯眼中的老淚，忽的從棹旁立身起來，兩手不住的向空中亂劃，靈感似的望着隔間內土灶中的殘火，自言自語的，如醉如狂的說起話來，他彎着一個背，在屋中走來走去的亂衝。他已經有五十多歲的年紀了。他的精神雖然還安健，力氣也還未盡衰老，但是，他的背部却因幾十年的艱苦的重担的高壓，已經微微的有點僵僵了。

坐在棹旁矮板檣上的是羅媽媽，她的年紀和老羅伯差不多，她的枯白的頭髮已經落得快光了。一塊舊了的藍布披在她的頭上，她屈着身子緊緊的釘視着地下，枯澀的眼角邊都還有未曾揩淨的淚痕。她瞥見老羅伯忽的發狂似的悲嘆起來了。她的心裏更難過，連忙抬起頭來，釘着在她面前走來走去的他的身影，悲嘆的說：

——只怪得我們的運氣！……俺，……我們
種種種田的人是靠天吃飯的呀！……天天天不保
佑我們有什麼辦法呢！……

羅媽媽那枯澀的破喉發出來這幾句沙音，再經過那落了四顆大牙的不關風的扁嘴巴的傳遞，很淒顫的音波已經有些混朦，再加上她生來的口吃自然她的語音不大辨別得十分清楚了。她本來想談這幾句無可奈何的話來安慰老羅伯的，然而，她這話來了以後，老羅伯才竟像沒有聽見他的說話似的，睜都不睬她，仍舊在屋中擺開闊步劃腳劃手的東一竄來西一擡。羅媽媽瞥見這種情形心裏一酸，頭又垂下去了。這時候，她彷彿滑落在黑洞裏的人似的，前後左右都是一片漆黑，一縷微光都看不見了。茫茫然，她在無可奈何的迷惘中，只好聽憑命運的播弄和處置。她似乎已經沒有力來和命運搏鬥了！

她頹然凄然而又法法然的垂頭坐着。她像被窮愁悲苦把她逼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了。她枯死了的

心中只有一片麻木！一片劇痛以後的麻木！

忽然，老羅伯收住了腳步。將兩手交叉在股間，舉起有神的雙睛把羅媽媽望着，向她說道：

——你說什麼呀？……天，天，天，嗎？噉噉，你那裏明白！那裏明白！這分明是人啊！分明是我們的田主啊！他！他！他！沒有他，我們就餓飯也只餓得半年呀！……但是怎麼會沒有他呢？怎麼才會沒有他呢？

老羅伯張大了一雙老眼，沉重的搖擺着頭，他那醬黃色的綹紋的老臉上，在使勁的談頭兩句的時候，還有一縷光輝在閃爍。談到末了來，疑虛的失望的暗霧又把他的焦灼的心迷罩着了。

——是呀！世間那裏會沒有田主呢！什麼事情都是天意啊！

垂着頭的羅媽媽，豁然舉起頭來。觀視着老羅伯，留神的傾聽着他的談話以後，半似領悟而又半似迷茫的又推論到她的“天命論”上面來。她眼前的艱

辛和愁苦都像輕減幾分去了，她還凝着神呆看着老羅伯的態度。

——唵唵！……——老羅伯又將肩聳了幾聳，蹙着眉頭繼說道：——什麼叫做天意啊！我們的第二次限期又滿了呀！繳嗎？有什麼去繳！不繳嗎？又要被押到鎮上去受凌辱，受痛罵！而且還要……唵唵，不繳又怎麼行呀！繳繳繳！今天把這幾升稻繳完，明天我們不被他催逼死，也要自己餓死呀！……唵唵，繳！繳！繳！……

老羅伯的眼圈一紅，一滴滴灼熱的淚珠，把那灰黃的紅絲錯綜的白眼珠都淹濕了，一股無名的暗氣橫梗上他的喉中來，他的喉頭一硬，不能繼續談下去了。

羅媽媽看見丈夫是這樣的悽愁，這樣的悲苦忍不住也流下老淚來，連她那枯老了的扁嘴唇都不住的顫抖起來了，她又將頭低垂下去釘視着地。

秋風狂捲起來了，四圍冷寞得可怕，茅屋中只能

聽到一片飲泣的淒咽之聲與屋頂下的風吹茅草的吱吱的脆響，一揚一抑的相和相答，景象是多麼的悲慘啊！……

——我說還是要怪我們的命命命不好，你看羅大是多麼的不成器，這回他同你一齊在鎮上放回來後，你看他他有一天在家嗎？養這樣的兒子有什麼用用用處呢！……噯……說去說來還是要怪怪怪我們的命太苦！

在悲苦中的羅媽媽，半似自言而又半似自嘆的扁了幾扁嘴巴，舉起珠淚瑩瑩的眼望着她那木然呆立着的丈夫想藉一句話來打散他的悲苦。

——那裏能夠怪他呢！這孩子是多麼的能幹多麼的勤快呀！我們種這二十幾畝田不都全靠他嗎？除了農忙時候請一兩個月工而外，一年四季不都全靠他去做嗎？

老羅伯收住了眼淚，仍然坐在掉旁，輕言細語的替他的兒子辯護。

——你總愛袒護他！那末，他他他爲什麼一連幾天都少在家呢！

——上農會去了呀！

——什麼呢？你說。

——上農會去了！上農會去了！

——啊農會！好久不是就聽說農會被衙門裏派兵來打打打散了嗎？

——他們還是在暗中進行。

——打都打散了，他還去做做做什麼？

——他去同會長商量商量，看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噯！……什麼都是命運，還有什麼辦法啊！

——你別這樣說呀！你忘記了嗎？上半年我們有農會在的時候，還說決定這下半年要要求減租，那曉得下半年來，農會打散了，不但受了天災不能減，就是遲點繳去，也要受他們的捕押呀！

——這都是命運！這都是命運！我我我們的命運好。農會又那裏會被兵打散呢！……唵唵，還是命運，……

話對談到這裏終止了。

羅媽媽不能理解他們痛苦的根源，所以她把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都推到那不可捉摸的命運上去。他們為什麼那麼窮？別人為什麼那麼富？他們為什麼要受天災？老羅伯又為什麼會被人捕押？秋收為什麼都不好？農會又為什麼會被打散？……這些這些大的小的問題，在他的心目中看來，都并不是不可解。很單純的他覺得不過是命運吧了。——命運可以支配宇宙的一切；宇宙的一切都要被命運主宰。——然而要怎麼樣才能打破這不幸的命運呢？她却茫然了！她的痛苦也就在這一點，因為她既不能戰勝命運，命運偏偏要來捉弄她，於是她只好展轉呻吟於那無情的命運的鐵蹄下了。

她悵然的望望她的可憐的丈夫，又淒然的望望

這揚塵四拂的空壁，她那深陷的雞皮似的兩頰又要因心的酸痛而顫動了。

雙睛木然的凝視着門外的老羅伯，他的心中在幾次劇烈的沉痛後，反而有些漠漠然。幾十年來的痛苦的經驗明明白白的點破了他，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他過去身受的艱難，並不是什麼天意；他現在遭遇着的困苦也並不是什麼命運。他分明看見過去的一切艱難和現在的一切困苦，都是他那田主人厚賜他的，假如沒有他，在過去他絕對不會那麼的困窮，在現在他也絕對不會這樣的凍餓。就在將來，那他更可以豐衣足食的過活。因此，他覺得像他，這樣安分守己，這樣忠實儉樸的人，一生之中竟受了這麼多的艱難困苦，竟受了這麼多的凌辱虐待，……固然都是因為他太窮了的關係！但是誰把他逼窮的呢？盜匪的搶劫嗎？不是的，自己的懶惰嗎？更不是，逼窮他到這步田地的才是他的田主呀！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他春耕夏耘，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得來的每年的收穫，一

升一斗的都被他那田主掠奪去了。一年如是，兩年也如是，十年！……廿年！……卅年！……他從廿歲耕田起，一直到現在，他已經耕了整整的卅年了！沒有一年不是他親手將他血汗換來的稻米，一升一斗的，而且還要恭恭敬敬的送給那強盜！——他那田主！所以他在這卅年來的艱辛苦鬥中，把謎樣的許多問題，都憑他苦鬥的經驗猜穿一切了！他堅決的認定他過去的，現在的，甚至於將來的一切窮困，饑寒，欺凌，侮辱……都是爲了他那田主存在！存在！存在！——然而田主要怎麼樣才不會存在呢？田主是咒罵不死的，田主是不容易染時疫的，官廳是保護田主的，軍警是聽田主驅使的。田主有人有錢有勢力，而且就算舊的田主死完了，新的田主又可以繼續出來。有什麼方法可以摧毀他的存在撲滅他的存在呢？這個問題在老羅伯的心中激盪了十餘年，依然沒有一個好的解答呀！上半年的農會本來決定這下半年要要求減租，在那時他便很驚喜，覺得這個辦法，有些

切近於他十年未決的問題的解決了。不幸農會又被軍隊打散，連他心中這一星希望的微火都全被澆滅。當然，他更感到絕望的悲哀了！並且，看看第二次繳租的限期馬上就要到來——只有幾天了！——拿什麼東西去繳呢！向人借貸？沒有抵押品誰肯貸給你？攔路搶劫？法律又專門是用來虐殺窮人的！拚着餓死所有的都繳去？可是這些微的稻米又那裏夠！……了“唉，凶年不減租，天災也不減租。你這蛇蝎般毒這的田主喲！看看我這一家人便要被你活生生嚥吞呀！……”，木然的望着門外天空的老羅伯想到裏，心中暗暗的發出不平的怒吼來了，他的雙睛又有些潤濕了。這時，他唯一的希望，是他的愛子羅大馬上歸來，因為他無可奈何的心中暗暗的想：也許羅大還能意外的給他開一條生路啊！

門外是一片灰白色的，空漠漠的低空。老羅伯的雙睛都望得有些枯澀了。他聞不到羅大的足音，也看不見羅大的身影。他的眼前是一片渺茫茫的慘白色。

他的耳中却又是一片風吹葉落的蕭蕭聲。景象是這樣的淒涼，他又恍如墮入絕望的深淵中去了，他的心中一陣陣的酸了又酸，他的淚泉似已經枯涸竟流不出眼淚來，他屈肘在棹上支着頭部，仍然目不轉睛的望着門外，頹然的神色儼若大病了的人一般，他漸漸的竟在朦朧的倦態中迷迷糊糊的半睡了。

二

茅屋左側的小徑上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在沉默中垂頭喪氣的羅媽媽猜測，怕是她的羅大歸來了。連忙立起身來想探頭望出去，而那足音却逼近他面前來了，接連着兩聲叫媽媽的喊聲，也從外面傳了進來。她又驚喜又怨責的幾步跨出門外去。果然，是她的兒子羅大歸來了！

——媽媽！爸爸可在家？

羅大兩步踏近母親的面前，笑嘻嘻的同她談話，

他的神態很和順，好像一匹壯健的大鹿子。 羅大之

——啊啊，在在在家，在家！……

羅媽媽的心裏又高興而又憂戚，她的口本來就有些吃，這時更吃得利害，連話都不能多說出來，她的兩頰不住的抽動，扁嘴唇也不住的抖起來了。

——爸爸！……

羅大站在他母親的面前向門內這樣的放出一聲大叫。

迷睡去了的老羅伯一驚，他朦朦朧朧的向外一看，啊啊，幾乎驚喜得跳了起來！這時在他眼中的羅大是多麼的壯偉啊！——一根鋤棒打斜的橫擒在他手中，赤褐色的脚下套着一雙粗麻草鞋，擺開的大八字，脚更穩重的踏着坪地，一頭短髮亂蓬蓬的向後紛披，濃黑的眉，發光的眼，……并襯着滿臉多血的褐色的肉，在秋光明媚之下威然屹立，簡直像一隻初下的壯虎！絕對不是他妻子眼中的馴鹿呀！——他心裏大大的吃了一驚，心想羅大一定有什麼